

## 苦菜花开的时候

□于永军

当麦色青青染绿无边春色的时候,当山坡上枯草又长出绿叶在风中摇曳的时候,当洋槐枝头吐出一簇簇花蕾芬芳四溢的时候,当那淅淅沥沥的雨滴撩开春晓面纱,山雀黄莺钻进麦田里觅虫的时候,苦菜花也开了。一株株可爱的小精灵,穿着绿裙,挺着脖颈,扬着笑脸,尽情地炫耀着自己的快乐。

每逢这个季节,我便想念起遥远的苦菜。遥想麦埂上的、菜地里的、沟坡上的、石头缝里的,遥想那剜到母亲篓子里的或择洗干净放在菜板上的,叶绿根白,有的含着嫩嫩的苞蕊,有的泛着黄黄的小花。那是远远近近的记忆,那是深深浅浅的记忆。

我生长在“瓜菜代”的年代,野菜、草根、树皮、树叶、酒糟渣、观音土,凡是能用于充饥的东西,都“勇敢”地作过“穿肠过”实验。正由于那时的修练,至今我依然记得:树皮类只有榆树皮能吃,甜丝丝、黏糊糊的像地瓜枣;草根类只有茅草根能吃,

可“进口”容易“出口”难,排泄能憋死人;树叶类只有洋槐叶能吃,但会使人浮肿,那时我们村二百户人家,一百多人得了浮肿病,我四岁的三弟,脸肿得像像个皮球。说到这里,要感谢上苍的护佑。那几年天灾加人祸,粮食没甚收成,野菜却疯长,于是饿极了的人们便扑向了野菜,什么麦蒿、七七菜、猫耳朵,什么灰菜、西天谷、疯狗草,只要能吃、药不死人,剜到篮子里便是菜。苦菜让我记忆深刻,不只是因为它生命力顽强,有土的地方就能生长;也不只是因为它的完美奉献,根叶茎都能吃;更可贵的是,别的野菜过了季节就成了草,它却一枝独秀,过了春茬还有秋茬,鲜嫩时晒干,冬天用水一泡照样能吃。1962年的那个大年三十,我们一家五口人吃不起饺子,父母一商量,用干苦菜插渣(做菜豆腐,老家方言叫“插渣”)。除夕早上,娘泡上了半锅干苦菜,又泡了半碗留待来春做种子的黄豆。傍晚,当家家户响起刀剁案板声,娘剥苦菜、多磨

豆,做了一锅苦菜渣。那飘着清香的尤物,馋得我们兄弟几个口水直流。在亲情浓浓的年夜里,一家人围坐在炕上,每人盛了一大碗。那渣吃到嘴里,苦中有香,香中稍苦,对一个肚子里罕见油水的孩子来说,那感觉着实美不可言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那一顿苦菜渣,绝对是中国最美的好滋味。

这样的记忆留存了好些年。1974年秋,人民公社社员仍在温饱线上挣扎,我参军了,就要离开父母走向远方。娘问我想吃什么,我说,最想吃苦菜渣。可惜,这个时候苦菜太少了。无心的一句话,娘却上了心。第二天,晚饭时分,我去镇上找同学告别回来,一眼看到炕上放着一小盆苦菜渣。原来,头天夜里,娘就泡上了黄豆,翌日一大清早便拎着篮子出了门,满山坡里寻苦菜。弟弟告诉我,为了这顿苦菜渣,娘整整在坡里找了一天

大上午,沟沟坎坎几乎寻遍了,两只小裹脚都磨起了泡。接下来的情景是:娘催促我趁热吃,多吃点,而我,筷子还没有动,泪水便盈满了眼眶。

最深的记忆是最深的记忆,而最深的记忆常常是最不全的记忆。军旅生涯三十多载,一年两度黄花开。妹妹告诉我,打我参军之后,每当苦菜花开的时候,娘都要上坡去割苦菜,泡豆子插渣。年年如此,岁岁这般。有好几次,老家有人到济南,娘还专门央人给我带一瓷钵呢。

年年苦菜花儿开,岁岁不同苦菜事。

有一年三月,正是苦菜花开的时候,我随工作组下部队,离老家十几公里,领导特批让

我回家看看,我想给娘来一个突然惊喜,事先并没有打电话。不承想,吉普车刚到村口,大老远就看见娘站在那儿张望。不解地问娘,您在这儿等谁?娘说,在等你。我说,您怎么知道我今日回来?娘说,这两天我左眼一直跳,寻思着你该回来了,好几天都上这儿望望,没想到你还真的回来了,夜来(方言:昨天)还让你嫂子插了苦菜渣呢!不知冥冥之中是否真的有心灵感应,也不知“母子连心”是否真的乃天性使然,但这偶然之中是否有着必然的因素呢?我想是肯定的。

娘活了八十四岁,找早逝的父亲去了。

苦菜花又开了。娘啊,您在哪里?天边的云朵告诉我,娘在天上;故乡的风儿告诉我,娘在风里。娘坟头上盛开着的苦菜花,便是娘给儿子的笑脸。

每逢清明,情思倍浓。亲人、友人以及萍水相逢却记挂于心的某些人,一朝远离,总会让我们的泪水汹涌而出,让我们的心无比疼痛……清明节,就像一把钥匙,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春天打开心门,将尘封的记忆逐一晾晒、重温,然后整理心情,重新上路。

就让我们在这个日子里放纵一下吧,有泪水的放肆流淌,有思念的尽情抒发,有亲人的好好疼爱,或者,只是在这个春日里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,寻找心若清明的至高境界。

□李晓

我在春天,在清明到来时,怀念一位远去的诗人。他叫阿春,远去时,他44岁。我有时想,阿春只是出差去了,等他有一天远行归来,腰上还挂着一串钥匙,拍拍身上的灰尘,嬉笑着说,兄弟啊,我只是出了一趟远门,同你们开开玩笑,我再也不走了,就陪着你们喝酒,陪着你们变老。我还相信,阿春即使远行不再归来,他也是化作了一颗最明亮的星辰,在天上望着尘世的我们。

我同县城一家文化单位的阿春交往时,常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下跌撞撞地游走,车水马龙的县城大街上,汽车的高音喇叭也惊不醒梦幻中的我。我梦想做一个诗人,那些年我的生活中,除了诗还是诗。我认识阿春那年,二十岁出头,在小镇像一头

## 一位诗人的远去

怪物一样生活,阿春那时已在诗歌报刊上发表了几首诗歌,县城文化馆还为阿春这颗冉冉升起的“诗星”开了诗歌研讨会。我那天也去了,坐在一个角落里,会议上,群情激昂,仿佛屋顶都要被冲天的诗情掀开。会上,阿春突然站起身,大声点了我的名字,说我的诗很有灵气,一瞬间让我尴尬而动情。我明白了阿春的善良,一方面他是要鼓励我,同时也担心冷落了我这个籍籍无名的诗歌爱好者。

同那些飞扬跋扈、自命清高、相互挤对的诗人不一样,阿春热情、善良、宽厚,感情也细腻。阿春很瘦,加上他那时披一头长发,我同他开玩笑时,说他真像一只树上下来的猴。阿春嘿嘿笑了,说我们的祖先都是猴,他也许是进化

慢了一点儿。阿春喜欢自嘲,比如他追求县城文工团的“一枝花”娜娜姑娘时,写了一首自嘲味极足的诗,在诗里他说自己想去乡下挑大粪,靠种粮食和蔬菜养活心爱的人。娜娜姑娘被阿春打动了芳心,那时,一个干部家庭的儿子正狂热迷恋着能歌善舞的娜娜。在那个属于诗人的年代,阿春胜利了,他没费一枪一弹,就凭自己涌动的诗情,在爱情的城堡里征服了娜娜。

我去县城时,晚上常在阿春小小的寝室安睡过去。有时,白衣飘飘的娜娜也在那里同阿春缠绵,但阿春见我,就提醒娜娜早点回家。娜娜是一个懂事的姑娘,轻轻掩门而去,于是我常同阿春彻夜谈诗。有个春夜,春天的第一声雷响了,刚入睡的阿春爬起来

□厉勇

现在的年轻人,大都没把清明当成一个悲伤的节日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似乎是古人才有的情怀。在这个传统节日里,还有谁在祭奠逝去的亲人,还有谁在美好的春天里悲伤?

又是殷红的桃花花瓣落满一地的时节。春天的夜里,突如其来的一场风雨,吹落了枝头的桃花花瓣,第二天清晨,乡下的孩子们就能在上学路上看见一地伤心的花瓣。

我在城市也能看见桃花花瓣落了一地,每当这时,我的心里就会涌

## 谁在清明悲伤

上述许悲伤:哦,又到清明时节了。15年前,父亲在清明节前去世。那年的雨下得特别大、特别悲伤,就像那时我的心情:心里满是悲伤的雨,密不透风。时间过得真快,如今,父亲去世已经整整15年了。

今年的这个清明,注定和以往更不同。前些日子,57岁的母亲陪着继父来我所在的省城,给继父看病。继父已经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。我请了假,陪着继父和母亲在医院的各个楼层穿梭。肿瘤医院不大,托了熟人也住不了院。没办

法,我只能帮母亲和继父在附近租了一间民房。

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的时候,母亲的泪水便忍不住落下来,她哭着说:“15年前,你爸爸得了我听都没听说过的尿毒症。15年后,你继父又得了食道癌。你继父心肠好,这么多年来,为家里辛苦付出,任劳任怨的,一辈子也没享过福,竟然得了这么恶的病,现在都到晚期了,连东西都吃不下了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……”

我只能默默地听着,心里却很是难受。我也在心里不停叩问上天,

这样的命运到底要如何诉说?

母亲又说:“我每年清明都祭奠你爸爸,他的在天之灵却不保佑我们。眼看又要到清明了,今年清明,看来我是没时间替你父亲上坟了。不过,我已经拜托你伯母去帮我整理坟头了。今年正好是你父亲的60岁阴寿。我听说,如果是上半年生的,就要清明做寿。若是下半年生的,则是冬至做寿。而你爸爸,正是正月里生的……”

我点点头。每年清明节,我们都有3天假期。只是,每次母亲都说真正的

清明节那天是不能上坟的,而要在清明前几天。所以,15年来,我在坟墓前祭奠父亲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每次,我都只能在经过父亲坟墓前时,行个简单的礼。

这么多年来,爸爸的坟墓长草了,都是母亲或哥哥去除掉杂草。每年清明节前,也都是母亲记挂着家里过世亲人的祭奠,要准备多少纸钱啊、食物啊……我们年轻人是不懂的,对此也不怎么关心。关心这些事情的只有母亲。

又是一年清明时,心若清明,人自清明,只是悲伤难抑!

□云翦愁

清早起来,6点未到。准备早餐,一只红薯,一只鸡蛋,丢进锅里,打开电磁炉。忽然想起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,说的是绿茶煮蛋,名字淡雅宜人。只为此,我又搬出茶叶罐,豪爽地往锅里倒了大把茶叶。茶叶遇到热水,激发出的草叶味即刻飘出来,令人心情愉悦。

其实已经很久不对煮鸡蛋有兴趣了,嫌其寡淡无味、难以下咽。可小时不是这样的。童年的我盼望过清明节,就因为清明节有煮鸡蛋吃。那时后院里养着近百只鸡,每次我

## 绿茶煮清明

抢着去收鸡蛋,有些鸡蛋握在小手心里还是烫的,是刚从鸡温暖的肚子里生出来的,鲜得不能再鲜了。妈妈把它们攒起来,等上集去卖,换回一家人的部分生活费。只有谁偶尔病了,妈妈才舍得用勺勺就着柴火灶炒一个。菜油浓郁,鸡蛋滑嫩,一个香字形容不了。

清明还没到的时候,家里就已经在讨论清明每人几个鸡蛋。鸡蛋的味道在那等待清明节的日子,已经弥漫在小小的心里,像是预先启动的一场盛宴的仪式,准备好即

将赴宴的隆重心情,只等美食上桌。

事实却是,清明那天,在我们熟睡中母亲一如既往最早起床忙家务,等我们一个个都起来了,匆匆抹把脸,每个人都极自觉地自己跑到厨房,在三米多长的大木板案上的一只白瓷碗里,煮熟的鸡蛋堆得像座圆滚滚的小山。各人拿自己分内的数,一般是两个,但谁都想挑最大的。

剥鸡蛋是个需要点耐心的技术活儿。磕碰一条缝不如整个转着轻敲让蛋壳均匀碎裂,起手最好能剥

出那层壳与蛋白之间的薄膜,顺着这层有韧性的膜就能顺利将蛋壳去掉,而蛋白光滑完整,无一丝破损。放到盐上滚一滚,一气吃两个也不觉得腻。胃口不好时,只吃里面的蛋黄,蛋白剩在一旁,爸爸一边帮忙清理,一边教育我们:蛋白比蛋黄营养好。

童年时代,清明是一首诗,姊妹相伴,父母年轻,家园绿树成林,鸡鸭成群。虽然日子清贫,却有一种清新明丽、情亲意暖的洋溢着生命力的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气质。这

分温暖美好的感觉,在成年以后,在亲人们相继长大的长大、老去的老去以及老屋荒置、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以后,就再也未能重回我心头。

绿茶煮蛋熟了。我一个人在异乡,开始提前品尝清明蛋和一堆因此涌起的乡愁滋味。

清明一直都在,一年一度回来一次。只是那些一起吃清明蛋的人,每一个都回不去了。不必惆怅,青春不需记,故乡不需记,清明会帮我们记得,曾经的花好月圆、岁月静美。

